

原文选自：Malatino, H. (2017). BIOHACKING GENDER: cyborgs, coloniality, and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Angelaki*, 22(2), pp.179–190. doi:10.1080/0969725x.2017.1322836.

作者：希尔·马拉丁诺 (Hil Malatino)

译者：許顛頊 (they/them/祂/佢/TA)

翻译说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不断地纠缠着不可翻译性，很多词汇在日常交流中就会反复出现，中文翻译似乎常常要特别的拗口才显得“准确”。读者请需记住这篇文章的语境背景仍是英语世界 (Anglophone world)。译者还是按照以往的翻译习惯，大量叠加原文。

“biohacking”，作为动词时，译为“生物黑客”；作为名词时，译为“生物黑客方法”等，

“ontology”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汇，读者可以理解为“存在/本体”和“存在/本体论”，译者对这个词的“准确”、“精准”翻译完全不在意，有时候会有“论”字，有时候没有，读者需要知道都是一个词。“being”、“Being”译为“存在”或“存有”。“subject”译为“主体”、“对象”等。

以往翻译说明：

1.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词汇、结构等），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
2. 译者的翻译是机械且僵硬的，完全没有把握住行文的细微差异 (nuance)，译者不做细分，也认为纠结于此没有意义。
3. 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 生物黑客式改造性别：赛博格、殖民性、以及药物色情时代

### (**BIOHACKING GENDER: *cyborgs, coloniality, and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摘要 (Abstract)：这篇文章探讨了赛博格本体 (cyborg ontology) 对于许多少数族裔群体 (minoritized peoples) 而言，TA们所经验的是非人类化而不是后人类化 (is experienced as dehumanizing rather than posthumanizing)。通过一个去殖民的、跨儿女性主义的视角 (a decolonial, transfeminist lens) 重新阅读/解读哈拉维 (Haraway) 的《赛博格宣言 (Cyborg Manifesto)》, 本文探讨了哈拉维关于赛博格主体性 (cyborg subjectivity) 是“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非法不合理产物/私生物 (illegitimate offspring of militarism and patriarchal capitalism)”这一论断的含义 (implications), 通过审视现代/殖民发展 (the modern/colonial development) 和微型假体荷尔蒙技术的部署 (deployment of microprosthetic hormonal technologies) ——这些技术经常被宣称为 (heralded as) 开创引领 (ushering in) 了一个酷儿、后人类、后性别之未来 (a queer, posthuman, post-gender future) 的技术之一 (one of the technologies) ——作为在生物分子水平上运作的 (operative at the level of the biomolecular) 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主体控制机制 (mechanisms of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subjective control)。

因为我是一名运动员——登山运动员，明确地说——我经常在互联网上搜寻关于饮食和训练的建议。大约在2014年初，在这些搜索 (forages) 中，我开始注意到“生物黑客

(biohacking)”这个词出现在各种文章中：关于蔬果奶昔 (green smoothie) 的文章，关于尽量减少谷蛋白麸质摄入 (gluten intake) 的文章，关于原始饮食 (a paleo diet) 之好处的文

章，关于纯素食饮食（a vegan diet）之好处的文章，关于在咖啡中添加草饲黄油（grass-fed butter）的文章。“黑客改造你的健康（Hack your health）！”（Vennare）；“营养学生物黑客（Nutritional biohacking），以实现高峰体验！”（Strong）；“生物黑客自己（Biohack yourself）：“超越你的极限！”（Strong）；“能让你的生物黑客方法（biohacking）更上一层楼的播客！”（Nightingale）。

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的是描绘（mapping）生物黑客（biohacking）非常不同的迭代（iterations）之间的紧张关系，生物黑客是通过介入使用生物分子革新、医学革新、和技术革新（engaging biomolecular,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来操纵篡改生物体的做法（the practice of manipulating biology）。一方面，有一种生物黑客的形式，介入（engages in）肉体篡改（corporeal manipulation），是以一种将身体理解为是一种装配集合体（an assemblage），理解其是与其它（人类和非人类）行为体（actants）密切交织（intimately interwoven）的方式，并且根据（in terms of）生成（a becoming）的角度来认知具身体现（cognizes embodiment），这种生成是不完全可预测、也不完全由具有主权的人类能动主体（a sovereign human agent）所控制的。另一方面，有一种生物黑客的形式，是完全投入（fully invested in）到西方技术进步主义的幻想（Western technoprogressivist fantasies）中，即超越人体的限制（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uman body）的幻想，完全投入到（通过医疗、技术、和营养手段）克服疾病、虚弱（frailty）、不足（weakness）、以及——最终地——人类的有限性本身（human finitude itself）。这两种生物黑客的迭代都起源于赛博格理论（cyborg theory），但表现为（manifest as）对赛博格具身体现的完全不同的理解（radically divergent understandings of cyborg embodiment）。前者深深投入于一种后人类主义伦理（a posthumanist ethics）；后者则由超人类主义的使命（transhumanist mission）所支

撑。在这里，我遵循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对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区分。对沃尔夫来说，也对我来说，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既命名了“人类（the human being）的具身体现和嵌入性（the embodiment and embeddedness），不仅是在其生物世界，也是在其技术世界”，也命名了一个“历史时刻（historical moment），在这一时刻，人类在其与技术、医疗、信息、和经济网络（technical, medical, informatic, and economic networks）的叠瓦交错结构下（imbrication）的去中心化（the decentering of the human）变得越来越无法忽视了”（第xv页）。相比之下，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是“与人类/人文主义（humanism）相关的奠基式人类学教条（the fundamental anthropological dogma）的延伸”，因为“人类（the human）”是“通过逃避或压制其在自然（nature）、生物（the biological）、和进化（the evolutionary）中的动物起源（its animal origins），而且更广泛地通过完全超越物质性和具身体现的束缚（transcending the bonds of materiality and embodiment altogether）而实现的（achieved）”（第xiv, xv页）。这种对人类超越身体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human to transcend the body）的投入（investment）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对人类/人文主义的强化（intensification of humanism）”（第xv页）；它丝毫没有了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opposition to anthropocentrism），也没有对对人类主权（human sovereignty）（对于身体、“自然”世界、或非人类它者的主权 over the body, the “natural” world, or non-human others）令人不安的幻想（troubling fantasies of）感兴趣。

我重新审视了唐那·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末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以强调她对赛博格具身体现的这些冲突性理解（和冲突性表现）

(these conflicting understandings (and manifestations) of cyborg embodiment) 的理论化。她写道：

从一个角度来看，赛博格世界是关于在地球上最终强加 (imposition) 一个控制网 (a grid of control) ，是关于在以防御为名发动 (waged in the name of defence) 的星球大战天启大灾难 (Star Wars apocalypse) 中所体现象征 (embodied) 的最终抽象概念 (the final abstraction) ，是关于在一种战争之男性主义狂欢 (a masculinist orgy of war) 中对女人身体的最终占有 (the final appropriation of women's bodies) 。从另一个角度看，赛博格世界可能是关于生活着的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 (lived social and bodily realities) ，在其中人们不害怕TA们与动物和机器的共同亲缘关系 (joint kinship) ，不害怕永久的部分不完全身份 (permanently partial identities) 和矛盾立场 (contradictory standpoints) 。（第295页）

此处，哈拉维巧妙地解析 (parses) 了沃尔夫也热衷于理论化的紧张关系 (the tensions) ：在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之间，在对永生、身体式超越、和超级人类性的幻想 (fantasies of immortality, bodily transcendence, and superhumanity) 和对，与人类和非人类它者 (human and non-human others) 的关系性 (relationality) 、共同构成 (co-constitution) 、和集体性 (collectivity) ，的肯定 (the affirmation) 之间。通过审视哈拉维关于赛博格的工作被阅读/解读、被接受、和被重新部署的方式，我讨论了集体知识倾向 (the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tendency) 以回避 (sidestep) 她对赛博格具身体现 (cyborg embodiment) 中隐含的暴力的理论化 (her theorization of the violence implicit in) ，并且我认为要理解当代具身体现的后人类

形式（contemporary posthuman forms of embodiment）的政治和伦理层面（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种暴力，其中大部分是植根于殖民化的仍持续着的历史（ongoing histories of colonization）。

保罗·B·普雷西亚（Paul B. Preciado）<sup>1</sup>最近的作品《睾酮瘾者》（*Testo-Junkie*）是一篇将后人类具身体现（posthuman embodiment）理论化的文章，它关注当代药物权力（contemporary pharmacopower）的殖民主义根源（the colonial roots）——药物权力是普雷西亚创造的一个术语来命名对性主体性和性别化主体性的生物分子控制（the biomolecular control of sexual and gendered subjectivity）。对这些殖民主义根源的关注揭示了赛博格理论的双重面孔性质（the Janus-faced nature）：同时具有抵抗性和压迫性的回路（the simultaneously resistant and oppressive circuits）且后人类性就是通过这些回路形成的（posthumanity is routed）。他<sup>2</sup>探索了生产着特定主体/对象（produces certain subjects）的政治地域（the political terrain），这些主体能够自我决定性别（self-determine gender）并利用市场上的生物分子假体（the biomolecular prostheses），而其它主体/对象则经历了强制决定（forced determination），被用作为大型制药公司之利润（the profit of big Pharma）的人类试验对象（human test subjects）。我想问的是，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现代殖民主义暴力（the modern-colonial violence）——且当代对后人类的理解（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the posthuman）就植根于此——这提醒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这将如何转变或重新定位（shift or reorient efforts）对性别过渡的非医学化（demedicalize gender transition）的努力，以及更广泛地使获得自我制造之技术的机会更为民主化（democratize access to

---

<sup>1</sup> 原文由于作者的写作时期使用的是 Beatriz Preciado 这一死去旧名（dead name）。——译注

<sup>2</sup> 原文使用的代词是s/he，现在 Preciado 使用的代词是 he/him。——译注

technologies of self-making) 的努力?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而不将自己诉诸于我们所看到的在生物黑客的主流化 (the mainstreaming of biohacking) 中发挥着作用的令人不安的赛博格幻想 (troubling cyborg fantasies) 中?

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基于互联网的资源: 在这种主流的、严重商品化的网站上遇到生物黑客修辞 (the rhetoric of biohacking) 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对这个词很熟悉, 因为我一直对赛博格理论、物种间联结 (interspecies connections)、和自然与人工、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的模糊 (the blurring of boundaries between nature and artifice, human and machine) 感兴趣, 就像任何好的、性别酷儿/非二元的、喜欢科幻小说的女性主义者 (good genderqueer science-fiction-loving feminist) 一样。我专注于后人类主义式的具身体现了的生成之形式的颠覆性潜力 (the subversive potential of posthumanist forms of embodied becoming) ——也就是说, 抵抗人类中心主义 (resist anthropocentrism) 和抵抗对自我创造的个人主义理解 (individualist understandings of self-making) 的——而是将身体理解为是通过与其它能动主体 (other agents) (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主体) 互动而产生且由其生产 (produced by and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的一种装配集合体 (an assemblage) ——具身体现形式 (forms of embodiment)。我之所以发现生物黑客方法, 是因为我对思考, 对性别化具身体现的理解 (understandings of gendered embodiment) 是如何在性别过渡技术 (the technologies of gender transition)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易获得的环境中 (in milieu) 发生转变, 感兴趣。

换句话说, 我把生物黑客理解为改变生物构成 (altering biological composition) 使其朝着一个人所希望的性别化方向发展 (in the gendered directions one desires) 的一种方法, 并认为服用荷尔蒙或通过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 (the use of anabolic steroids) 改变肌肉性 (altering muscularity) 是具有性别化后果 (gendered consequences) 的生物骇客形式。非法

性，或通过非官方或非制度化的网络行事，是生物黑客精神（the ethos of biohacking）的核心。作为黑客的一种形式，它需要非法获取材料（the illicit acquisition of material）。这种获取是民主化的（democratizing），因为它绕过了官僚把关和机构监管系统（systems of bureaucratic gatekeeping and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从而扩大了可及性（accessibility）。通过医疗工业综合体（the medical industrial complex）以外的网络获取睾酮或雌激素（testosterone or estrogen）<sup>3</sup>，从而避免与专家进行预约以决定自己是否适合进行性别过渡时遭遇的繁文缛节官僚程序（the red tape）和经济成本，是生物黑客的一个例子，我将在本文后面讨论普雷西亚多的《睾酮瘾者》（*Testo-Junkie*）时再次提到。

以前，我是家里唯一对通过生物黑客改造身体的现象感兴趣的人。现在，我母亲打电话给我，颂扬（extolling）椰子油的存在价值。我兄辈（brother）告诉我平衡体内碱性（alkalinity）的重要性（他也是一个登山者）。TA们痴迷于避免外源雌激素（xenoestrogen），谈论在TA们的身体上按下“复位键”，用 iPhone 应用程序仔细监测TA们的睡眠周期。突然间，他们痴迷进入于生物黑客（into biohacking），但TA们似乎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对TA们来说，这是一种增强健康、欺骗死亡、或（最小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手段。此外，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非法（illicit）、违法（illegal）、或彻底的民主化（radically democratizing）的东西。被黑客攻击篡改（hacked）、绕过（bypassed）、超越（transcended）的——或者至少是被想象为是被黑客攻击篡改、绕过或超越的——是身体本身的有限性和脆弱性（the finitude and fragility of the body itself）。

营养学生物黑客（nutritional biohacking）文献中的未来承诺是宏伟的（grandiose），比《时尚科斯莫（*Cosmo*）》中的任何节食文章（dieting article）都要极端。这是“最大输家

---

<sup>3</sup> 每个人身上都有 estrogen，目前译者不清楚除了“雌激素”以外的译法（除了音译）同样，每个人都有 testosterone。——译注



真人秀 (Biggest Loser) ”变成了赛博朋克 (cyberpunk) 。“更快、更强、更聪明、更性感、更好”，一个很流行的生物黑客网站 Bulletproof Exec 的数字标题是这样写的，并且还用到了这种可贵至极的过分使用的口号 (this gem of an overwrought catchphrase) : “为你的身体超级充电。升级你的大脑。做到防弹”。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适合作为关于永生和超性能的晚期资本主义超级英雄幻想 (late capitalist superhero fantasies of immortality and hyperperformance) 更好的例子了。当你向下滚动时，该网站反问你：“你真的可以不用运动就能减掉100磅，把你的智商提高12点以上，并通过少于5小时的睡眠保持健康吗？”

这种关于自己动手式超级人类性 (do-it-yourself superhumanity) 的冒险奇遇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以中产阶级男人 (bourgeois men) 为主的小众人口 (niche demographics) 。在《男士健康 (Men's Health) 》和《快速公司 (Fast Company) 》上有关于生物黑客的赞颂文章 (write-ups) ，以及一连串的前职业运动员来证明其通过企业化的生物黑客方法 (corporatized biohacking) 来更好的生活。这些网站让我想起了非常多伟哥 (Viagra) 广告，或者睾酮补充剂 (testosterone supplements) 的广告 (当然，肯定都是专门针对顺男 cis-men 的) 。这与我所熟悉的酷儿生物黑客 (the queer biohacking) 完全不同：性假体 (the sexual prostheses) ，我们在创造另一种被性别方式 (alternative ways of being gendered) 时经历的生物分子谈判 (the biomolecular negotiations) ，我们组织形成的情感和经济支持社群，以帮助彼此完成过渡，和帮助我们游走日常生活时遭遇的经常看似无法克服的任务。这种形式的生物黑客之精神是合作的 (collaborative) ，去个体化的 (deindividuated) ，是关于困扰 (troubling) 本体/存在边界 (ontological boundaries) 并发展一种集体伦理 (a collective ethics) ，一种不优先考虑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自我 (the liberal, individualist self) 的共在 (being-with) 。它的基础是 (grounded in) 一种后人类伦理学 (a posthuman ethics) ，其

前提是我们的身体和存有（our bodies and beings）是多孔相渗透的（porous）、共享的（shared），是通过我们所栖息的情景或伺育我们的情景（the situations we inhabit, or that inhabit us）所涉及的实体们（the entities）共同构成的（co-constituted by and through）。关于后人类伦理，帕特里夏·麦克科马克（Patricia MacCormack）写道：

在不可分割的亲近性中的身体们（bodies in inextricable proximity）[即后人类身体们 posthuman bodies]涉及着一种三重伦理考虑（a threefold ethical consideration）——对，声称了解另一个身体（a claim to knowledge of another body）所造成的（perpetrates）有害影响（the detrimental effect），的批判；作为（address as）打开使得其它人得以进行表达的能力（capacity）的创造式表达性（creative expressivity）的方式；以及承认和庆祝（acknowledgement and celebration）关于生物关系的困难新系统（the difficult new a-system of bio-relations）是一个持续的、不可解决的（但因为如此而符合伦理）、互动的、调解中介式的欲望项目（an ongoing, irresolvable (but ethical for being so), interactive, mediative project of desire）。（第3页）

如果身体是共同构成的（co-constituted），在本体存在上是相互交织的（ontologically interwoven），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是整齐个体化的（not inviolable or neatly individuated），那么似乎有一个伦理上的命令（ethical injunction），要在最小程度上威严化（dignify）我们是处于过程中的存有（beings-in-process）这一概念，通过与在我们环境中（in our milieu）的其它实体（the other entities）的接触和亲密关系（contact and intimacy），不断受到影响并相互转化（continually affected and mutually transformed through）。这种伦理开始于承认（admitting），正如巴特勒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中写道，“我们被彼此消解（we are undone by each other）”，而这种消解性

(undone)的事实需要把主体，即“我 (I)”，看作是主权 (sovereign) 以外的东西，并因此放弃 (relinquishing) 关于塑造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毁灭的、理想化的身体的幻想 (the fantasy of molding inviolate, indestructible, idealized bodies) (第19页)。

与此相反，主流的营养学生物黑客 (nutritional biohacking) 是由对，肉体连接性 (corporeal connectivity) 和环境对活体 (living bodies) 的限制，两者的一种明显蔑视 (a marked disdain) 所管制的 (governed)。它是由对身体之可完美性 (the perfectibility of the body) 直至 (unto) 不朽性这一地步 (the point of deathlessness) 的投入 (an investment) 所塑造的，并且是由，在经济上有特权的个人可以成为其自己的超人性 (superhumanity) 的主权者 (the sovereign authors) 这一想法，来支撑的。这是赛博格理论变成了风险资本家 (venture capitalist) 的理论；赛博格理论转形了 (transformed into) 多日的自我帮助会议 (multi-day self-help conferences) 和一连串有着标价离谱的、甚至是有着更离谱的断言 (claims) 的商品。例如，Bulletproof 销售一种名为脑辛烷油 (Brain Octane Oil) 的产品，其承诺增加脑力 (brainpower) 和减少脑雾 (brain fog) “以实现最大的认知功能！” (45.95美元，可订阅)；另一种名为“不公平的优势 (Unfair Advantage)”，声称提供“一种全新的、活性形式的细胞营养素 (a cellular nutrient)，称为吡咯喹啉醌 (pyrroloquinoline quinone)”，以“为线粒体超级充电 (supercharges mitochondria)”的方式，承诺对“你的精神能量和身体能量产生深远影响” (59.95美元)。还有许多其它补充剂、技术设备、咖啡、茶和其它食品出售，每一种都发出了充满类似的超级人类式承诺说明 (superhuman promissory notes)。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被通俗称为“Bulletproof 震氛 (the Bulletproof Vibe)”的东西，它听起来像一个性玩具，但不幸的是，它只是一个安装在30赫兹马达上的振动板 (a vibrating plate)。你站在上面，它就会摇晃你。据称这可以拉伸你的身体、锻炼你的核心、提高大脑

功能和骨密度、排毒 (detoxifies)、并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1495美元)。你也可以只是做一些跳爆竹运动 (jumping jacks)。

这些产品的标价说明了它们所针对的小众市场 (the niche market) 的阶级非常特定的性质 (the very class-specific nature)：一个疲惫的、时间紧张的精英拼命寻求新的盛年 (a new prime of life)，其有足够的消耗性收入 (expendable income) 来购买一个振动盘，并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大口喝下 (guzzling) 脑辛烷油 (Brain Octane Oil)。在作为一种民主化的具身体现化了的生成之形式 (a form of democratized embodied becoming) 的生物黑客与 Bulletproof Exec 所描绘的生物黑客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这种生物黑客是超个人化的自我帮助话语 (hyper-individualized self-help discourses) 和自我制造技术的私有商品化 (the privatized commoditization of technologies of self-making) 的合并 (merger)，在修辞上披着 (rhetorically garbed in) 像晚期自由主义的骗人万金油推销员 (the snake-oil salesmen of late liberalism) 这样的人的承诺 (the promises of folks)。

在某种程度上，哈拉维警告过我们这种令人不安的生物黑客的商品化 (troubling commoditization of biohacking)。她最初对赛博格理论的表达阐述 (articulation) 是一个一般本体 (one of a general ontology)，而不是一个高深的关于酷儿、性别酷儿式抵抗的本体 (a rarefied ontology of queer, genderqueer resistance)。她对此很明确，在宣言的初期部分写道：“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 (the cyborg is our ontology)；它给了我们政治” (第292页)。她所说的“我们的”，是指我们这些在主要由西方科学和政治塑造的环境中活动的人，生活在由多种破坏性传统所模塑的当下 (a present molded by multiple destructive traditions) 的人——这些破坏性传统即“种族主义的、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的传统 (the tradition of racist, male-dominant capitalism)；进步的传统 (the tradition of progress)；将自然作为资源用于文化生

产的传统；从它人的反映中再生产自我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reproduction of the self from the reflections of the other）”（页码同上 ibid.）。哈拉维非常谨慎地指出了，在这些破坏性的、交织在一起的传统中（in these destructive, interwoven traditions），无论我们空想（fancied）自己多么颠覆或激进（subversive or radical），所有欧洲和西方中心的主体之间同谋的不可避免性（the unavoidability of complicity of all Euro and Westo-centric subjects）。

直到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重读宣言，我才想起关于一般本体（general ontology）的这一点。我更倾向于对赛博格本体的一种例外主义阅读/解读（an exceptionalist reading），将其勾勒为是一种替代性的、抵抗性的存有余地的模式（an alternative, resistant mode of being-in-the-world），超越自由派个人主义（beyond liberal individualism），超越资本主义剥削的变化无常（beyond the vagaries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超越性别（gender），从未意识到这种对超越性的幻想（this fantasy of beyond-ness）是一种直接回避（sidestepping）哈拉维最初论点（initial point of Haraway's）的方式，也就是关于在统治、征用和剥削结构中不可避免的同谋（unavoidable complicity in structures of domination, expropriation, and exploitation）的论点。当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作品时，我发现下面的短语更有希望（promising），更令人兴奋，并且它们成为了我钻了好几年深入调查的无法摆脱的兔子洞（the rabbit holes）。

赛博格是后性别世界中的一种生物（The cyborg is a creature in a post-gender world）。

（第292页）

赛博格坚决毅然地致力于偏袒（partiality）、讽刺（irony）、亲密（intimacy）、和反常（perversity）。（页码同上 ibid.）。

赛博格是“对立性的 (oppositional), 乌托邦式的 (utopian), 并且完全没有纯真 (completely without innocence)”。(页码同上 *ibid.*)

赛博格是“畸形的和不合理的 (monstrous and illegitimate); 在我们目前的政治环境中, 我们很难期望有更有力为了抵抗和再结合结合的神话 (more potent myths for resistance and recoupling)”。(第293页)

我把这些概念元素——后性别的 (post-gender)、反常的 (perverse)、对立性的 (oppositional) 和乌托邦的 (utopian)、畸形的和不合理的 (monstrous and illegitimate)——逐渐编织成我对后人类的理解, 后人类作为一个实体, 肯定了关系性 (affirms relationality) 是首要的 (primary), 因为它烦扰着 (troubles) 自然/文化、自我/它人 (self/other)、男性/女性 (male/female)、人类/非人类的界限。这种选择性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愿望的实现 (a form of wish-fulfillment), 因为我曾试图——作为一个间性人, 在与医学工业 (the medical industry) 的一系列糟糕的约会中留下了一些严重的身体和其它方面的伤痕——发展一种对酷儿具身体现的描述解释 (an account of queer embodiment), 其强调 (played up) 集体性抵抗 (collective resistance), 其对性别去医学化 (demedicalizing gender) 感兴趣, 同时保留和民主化 (retaining and democratizing access to) 对性别化生成之技术 (technologies of gendered becoming) 的接触使用。

我曾像伊芙·塞奇威克 (Eve Sedgwick) 所恳求我们的那样 (implored us to), 对哈拉维的作品进行了修复性阅读 (reparatively), 但我对自己的阐释有点怀疑。我担心修复性阅读 (reparative reading) 会变成一个自利的、唯我论的项目 (a self-serving, solipsistic project), 其中不为我们自己的知识项目、本体存在项目或伦理项目 (epistemic, ontological,

or ethical projects) 服务的文本元素 (textual elements) 被抛弃, 被丢在路旁。塞奇威克将修复性阅读与偏执性阅读 (paranoid reading) 相对立平衡 (set against), 她认为偏执性阅读是一种阐释项目 (an interpretive project), 它始终在文本中寻求“隐秘暴力的揭示 (the unveiling of hidden violence)” (第140页), 并努力使“文本中隐藏的压迫和迫害的痕迹 (hidden traces of o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in a text)”变得清晰 (页码同上)。她将修复性阅读描述为一种酷儿冲动 (a queer impulse), 这源于对更广泛的文化不愿或不能为被剥夺权利的主体 (disenfranchised subjects) 的继续生活进行培育和提供资源 (nurture and provide resources) 的恐惧, 这种冲动对这种培育的缺乏 (this lack of nurturance) 做出了回应, 通过试图“在一个对象 (an object) 上组装和赋予充分丰富性 (assemble and confer plenitude), 然后这将会有资源提供给一个不成熟的自我 (an inchoate self)” (第149页)。塞奇威克建议, 关注修复性阅读策略, 可以让我们了解“自我和社群成功地从一种文化的对象们 (the objects of a culture) 中萃取养分 (extracting sustenance) 的多种方式——即使是一种常常公开表示不愿意维持它们的文化” (第149-50页)。这正是我在最初接触哈拉维的作品时采用的策略, 对文本进行大搜查 (shaking the text down), 寻找其中可以用来构建一种有可能的未来的感觉 (a sense of a possible future) 的任何东西, 这未来之中, 性别不一致 (gender non-conformance)、反常 (perversity)、以及对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和物种主义 (speciesism) 的抵抗, 被拥抱着。

但我担心我被赛博格理论的抵抗潜力 (the resistant potential) 冲昏了头脑, 特别是考虑到在酷儿和女性主义理论中对哈拉维的概念词汇 (conceptual vocabulary) 的部署使用的脉络 (the lineage of the deployment), 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哈拉维作为女性主义新唯物主义形成过程 (the formation of feminist new materialisms) 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以及她的概

念——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衍射感知（diffractive perception）、和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等——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centrality），为当代对后人类主体性（posthuman subjectivity）、本体论纠缠（ontological entanglement）和嵌入性（embeddedness）的理解，以及在女性主义政治议程和批评（feminist political agendas and critiques）的形成中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去优先化（deprioritization）做出了丰富贡献。她的作品在跨儿研究（trans studies）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跨性别研究读本（*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第一卷的编辑者把《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纳入了读本，并写到

虽然她没有专门讨论跨性别议题 [.....] 但她讨论了对跨性别研究至关重要（central importance）的几个议题，例如“性别”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告诉自己的一个故事，以自然化生物繁殖、家庭角色、和国家权力的特定社会组织化（naturalize a particula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family roles, and state power）。（第103页）

哈拉维的作品在跨儿研究中最著名的重新部署（redeployment）也许是桑迪·斯通的（Sandy Stone's）《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在那里她将“后跨性（post-transsexual）”——也就是那些对自己具身体现的历史（embodied histories）直言不讳（vocal）并拒绝，充当为顺性/别（pass-as-cis）来作为抵制对跨儿经验之抹杀的手段（as a means of resisting the erasure of trans experience）的政治社会要求（the politico-social imperative to），的跨性者们（transsexual persons）——定位为一种赛博格具身体现形式（a form of cyborg embodiment）。她写道

跨性身体的多重不调和（the multiple dissonances of the transsexual body）所蕴含的对旧有的欲望模式的破坏（the disruptions of the old patterns of desire），不是产生了一个



不可还原简化的它异性（an irreducible alterity），而是产生了无数的它异性（a myriad of alterities），其意料之外的并置（unanticipated juxtapositions）保有遵从着（hold）哈拉维所说的怪物的承诺（the promises of monsters）——超出了任何有可能的表述/表征之框架（exceed the frame of any possible representation）的不断变化的形象与背景的肉体性（physicalities of constantly shifting figure and ground）。(232)

对斯通来说，后跨性赛博格（the posttranssexual cyborg）是一个承诺的先驱（harbinger），这个承认说的是，令人想往地（desirably），其可以扰乱（scramble）性别二元论的代码（the codes of gender binarism），从而为酷儿欲望、具身体现、性意识、和社群（queering desire, embodiment, sexuality, and community）开辟无数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理论家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认为，赛博格之内含是跨性别化的（the cyborg is implicitly transgendered）（原文措辞如此 sic），并且哈拉维通过将跨性别主体（the transgender subject）编码为“解放式标志（liberating icon）”，其代表（representing）“在混合的性别身份们（hybrid gender identities）和以往显著不同的现实的复杂融合（complex fusions of previously distinct realities）中新的和未曾想象的可能性”，来“寻求恢复（recuperate）政治能动主体（political agency）和未来的救赎式承诺（the redemptive promise of the future）”（第568页）。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怪物（a promising monster）。在一个稍微不同的轨迹中，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将《赛博格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她2012年文章的标题《‘我宁愿做赛博格也不愿做女神’：装配理论中的生成-交叉性》（“‘I’d Rather be a Cyborg than a Goddess’: Becoming-Intersectional in Assemblage Theory”）并将哈拉维的作品定位为女性主义谱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a central component within a feminist genealogy），这使普尔能够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解为一种超越对于身份和主体性的过于简单概念化的装

配形式 (a form of assemblage that moves beyond too-simple conceptions of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此举将赛博格定位为当代有色人种女人和有色人种酷儿学术研究 (contemporary women and queer of color scholarship) 的萌芽 (germinal) 。

我们与哈拉维的工作耦联起来, 以便开发日益复杂的对自然文化的描述解释 (develop increasingly complex accounts of naturecultures), 将这些描述解释作为建立联盟、同盟、和密切性的手段 (a means toward building coalitions, alliances, and affinities) ——与人类和非人类行为体一起 (human and non-human actants) ——这些手段能够抵制破坏性传统 (resisting destructive traditions), 能够设想和制定不完全受统治之信息学的限制的生活世界 (envisioning and enacting life-worlds not entirely constrained by the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可以理解的是, 在这些欲望的驱使下, 我们中的一些人 (很肯定地有我自己) 挑拣了哈拉维最具有政治性感的论断 (most politically sexy assertions); 它们与一种希望性 (a kind of hopefulness)、对乌托邦的信念 (a belief in utopia)、对激进未来愿景的生产力的信念 (in the productivity of radical futural visions) 产生了共鸣, 并被一种对预示/前喻政治 (prefigurative politics) 的信仰所告知 (are informed by): 也就是一个新世界可以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立起来的想法。她的学术研究是使人复活令人振奋的 (revivifying), 甚至在其怀疑主义本身中也是如此 (even in its skepticism) 。

鉴于这种对哈拉威作品的修复性阅读的倾向, 一种强调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遇中产生愉悦或快乐的情感 (the production of pleasurable or joyful affect) 的阅读风格, 以关注她的分析中哪些内容由于这种阐释性遗产 (this interpretive legacy) 被遗漏或被最小化, 变得十分必要。哈拉维作品中被轻易淡化的元素之一是她对赛博格继承之暴力 (the violence of cyborg inheritance) 的评论, 对其在新殖民主义式技术进步主义中的扎根性 (its rootedness

in neo-colonial technoprogressivism) 的评论。我发现，回到文本中发现这些告诫

(admonitions)，对于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拥抱和强调她的学术研究中更富有希望的层面的读者们来说，是很烦扰的 (troubling)。我想暂时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哈拉维的话，以思考这种选择性写作的现象 (this phenomenon of selective writing)。她断言：

从一个角度来看，赛博格世界是关于在地球上最终强加 (final imposition) 一个控制网 (a grid of control)，是关于在以防御为名发动 (waged in the name of defence) 的星球大战天启大灾难 (Star Wars apocalypse) 中所体现象征 (embodied) 的最终抽象概念 (the final abstraction)，是关于在一种战争之男性主义狂欢 (a masculinist orgy of war) 中对女人身体的最终占有 (the final appropriation of women's bodies)。(第295页)

哈拉维在《哈拉维读本 (*The Haraway Reader*)》的导言中重申了 (reiterates) 这一点，证明 (attesting) “许多引起我注意的实体 (the entities) [.....] 都是通过战争装置 (the apparatuses of war) 诞生的” (第3页)。她继续批判到《赛博格宣言》的遗产，声称“太多人 [.....] 把 [它] 解读为一个极度快乐的、技术兔女郎的、女机器人的散漫呓语 (the ramblings of a blissed-out, technobunny, fembot)” (页码同上 *ibid.*)。虽然我还没有完全诠释

(construed) 哈拉维为一个极度快乐的女机器人 (a blissed-out fembot)，但我肯定与赛博格理论中强调赛博格具身体现的破坏性表现 (destructive manifestations of cyborg embodiment) 的方面失去了联系，这些表现与统治文化有着强烈的共谋关系 (intensely complicit with cultures of dominance)。我已经开始习惯性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含义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act)，也就是正如哈拉威所写的，“赛博格的主要麻烦 (the main trouble with cyborgs) [...] 是它们是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非法不合理产物/私生物 (the illegitimate

offspring of militarism and patriarchal capitalism) ” (第293页) 。她继续, 掩盖/舒减/姑息地 (palliatively) , 论证说, 赛博格能够“极其不忠于它们的起源 (exceedingly unfaithful to their origins) ” (页码同上) ——但是, 起源仍是起源。你可以把赛博格从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 但要把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从赛博格中剥离出来可能要困难得多。<sup>4</sup> 同时我们对原教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暴力 (the fundamental colonial and neo-colonial violence) ——以征用、剥削、和知识帝国主义的形式 (in the form of expropriation, exploitation, and epistemological imperialism) ——有相当多的了解, 这种暴力从底层加固了 (undergirds) 当代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对我来说, 问题是: 当代赛博格主体性 (*contemporary cyborg subjectivities*) 在多大程度上牵连在 (*implicated in*) 存有之殖民性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 之中?

我所说的存有之殖民性 (coloniality of being) 是指纳尔逊·马尔多纳多·托雷斯 (Nelson Maldonado-Torres) 的工作, 他在其中描述了在对存有的现代-殖民主义式理解 (modern-colonial understandings of being) 中发挥着作用的欧洲中心主义式分类法 (the Eurocentric taxonomy) 。在这种存有的殖民主义分类 (colonial taxonomy of being) 中, 西式科学理性 (Western-styl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被设想认为是构成人类不可或缺的 (integral to human being) , 而被殖民化的主体 (colonized subjects) 被构建为缺乏这种理性形式 (lacking this form of rationality) , 而因此被视为“低于存在的东西 (what lies below Being) ” (第122页) 。马尔多纳多·托雷斯把这种将存有渲染为不至于存在的渲染 (this rendering of beings less-than-being) 称为是“次本体/存在差异 (sub-ontological difference) ”的

---

<sup>4</sup> 狄龙 (Dillon) 关于赛博格具身体现 (cyborg embodiment) 对于当代西方军国主义中的中心地位 (the centrality) 的工作, 是对于对赛博格本体的价值化 (valorizations of cyborg ontology) 的一个很好的反驳 (rejoinder) , 这些价值化忽略了赛博格在军事技术中的嵌入性和受惠承债性 (its embeddedness in and indebtedness to military technologies) 。

建构（页码同上）。这种差异是由一种殖民性产生的，这种殖民性使（empowers）某些主体有能力成为未来取向（to be future-oriented），以形成一种存在举止（an existential comportment），这存在举止可以投入于（invest in）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繁荣（flourishing）、目标之达成（attainment of goals）、某种本体真实性或完满性的实现（the realization of some kind of ontological authenticity or fullness）——这是一种最大化当下时刻之潜力的YOLO本体论（a YOLO ontology of maximiz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present moment）<sup>5</sup>，而并非巧合的是，这似乎超级像我在本文开头描述的超资本主义的生物黑客（the hyper-capitalist biohacking）。这种对存有的取向（this orientation to being）与马尔多纳多·托雷斯所引用的，法农（Fanon）的说法，the damné的存在现实（the existential reality of the damn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农用 the damné 这个词来指代被殖民的主体（colonized subjects）可翻译成“被诅咒糟糕的（damned）”或“可怜受苦的（wretched）”，像是“地球上的不幸受苦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于这种存在现实（existential reality），马尔多纳多·托雷斯写道：“[the damné的]地狱般的存在（hellish existence [of the damné]）带着战争之非伦理的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non-ethics of war）的种族和性别化的方面（the racial and the gendered aspects of）。确实，存有之殖民性主要是指战争中发生的离奇事件的常态化（*Indeed,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 primarily refers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events that take place in war*）”（第255页；原文强调）。对马尔多纳多·托雷斯来说，存有之殖民性（the coloniality of being）是指由暴力和征用的例行化（the routinization of violence and expropriation）所塑造的存在（existences）。战时存在（existence-in-wartime）的统治性特征之一是虚无主义（nihilism），行动的无用性（the futility of

---

<sup>5</sup> YOLO 即“you only live once”的缩写，可理解为，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要努力活在当下、及时行乐（carpe diem）。——译注

action) , 未来的枯竭 (the desiccation of the future) 。因此, 他勾勒出两种非常不同的存有取向 (orientations to being) , 由被权力之殖民性 (the coloniality of power) 所塑造的世界中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构位置 (distinct structural locations) 所生产。对存有之殖民性的思考,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主体被迫在由战争之非伦理 (the non-ethics of war.) 所塑造的地域 (terrains) 中游走克服生活苦难 (navigate life) 的境况 (conditions) , 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 赛博格的价值化 (the valorization of the cyborg) 只对那些有能力在利用生成之技术的过程中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ies of becoming) 行使某种程度的自主权 (exercise some degree of autonomy) 的存有 (those beings) 起作用。对其它东西来说, 赛博格本体的特点 (features of cyborg ontology) 不是被经验为后人类化, 而是被经验验为非人类化 (are experienced not as *posthumanizing* but as *dehumanizing*) 。

例如, 一个人可以想到影响着美国及其领土上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territories) 的原住民女人 (indigenous women) 、贫困女人 (poor women) 、有色人种女人 (women of color) 和障碍女人 (disabled women) 的强制绝育的历史 (the histories of forced sterilization) 。安德烈·史密斯 (Andrea Smith) 在《征服: 性暴力和美国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 (Conquest: Sexual Violence and American Indian Genocide) 》一书中, 详细介绍了医学科学工作者 (medico-scientific practitioners) ——特别是那些为印第安人健康服务机构 (Indian Health Services) 工作的人——对印第安人滥用绝育和进行白老鼠般实验待遇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sterilization abuse and lab-rat treatment) , 这些历史形塑了美国印第安女人的生活, 从胁迫性子宫切除术 (coercive hysterectomy) 到不告知她们使用 Depo Provera 和 Norplant<sup>6</sup>

---

<sup>6</sup> Depo-Provera 是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的商标名称, 即 醋酸甲羟孕酮 或 甲孕酮, 是一种避孕针 (contraceptive injection) 。Norplant 是 Levonorgestrel-releasing implant 的商标名称, 是一种释放左炔诺孕酮的皮植入型避孕药。——译注

的副作用的系统性失败（the systematic failure）。还有就是里约皮德拉斯避孕药试验（the Rio Piedras trials of the pill）<sup>7</sup>，艾里斯·洛佩斯（Iris Lopez）在《选择之重/问题：波多黎各女人争取生殖自由的斗争（*Matters of Choice: Puerto Rican Women's Struggle for Reproductive Freedom*）》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记录，贫穷的波多黎各女人们被用作试验对象，以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FDA approval）：因为她们可以证明避孕药在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被认为是可取（posited as desirable）的地区的有效性（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ill），也因为她们可以被工具般使用（instrumentally utilized）来像批评者们证明每日口服避孕药之方法的成功（the success of the method of daily oral contraceptive ingestion），同时这些批评者（critics）认为让这些女人来进行自我服药对她们来说是太复杂的事情（it would be too complicated for these women to self-administer）。这些事例是避孕技术（contraceptive technology）被用来为种族主义优生学（racist eugenics）服务的交织历史中的重要篇章。我们当代对基于激素的药物的生物分子操作（the biomolecular operations of hormone-based pharmaceuticals）的理解，大部分来自于这类研究，这意味着通过生物分子程序（biomolecular procedures）的性别化自决（gendered self-determination）是与，建立在新殖民主义暴力之上并通过新殖民主义暴力产生的（built on and through neo-colonial violence）知识生产形式（fo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紧密相连的。

如果我们要拥抱赛博格本体论的酷儿潜力（the queer potentiality of cyborg ontology），我们必须同时注意赛博格具身体现的这些死亡政治实例（these necropolitical instances of cyborg embodiment）。这些例子让我们把哈拉维和马尔多纳多·托雷斯放在一起

---

<sup>7</sup> Rio Piedras 是位于波多黎各岛屿（Puerto Rico）的一个地方。Puerto Rico 是美国的自治邦（Commonwealth）/境外领土，页是美国的未合并属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y），不被承认为是美国的一个州，也不被承认独立，人口数量多于美国22州，同时岛民没有投票权。——译注

思考：如果赛博格本体论已经在我们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自由主义、或西方超现代性（late capitalism, late liberalism, or Western hyper-modernity）中变得普遍化（become generalized），那么赛博格本体论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yborg ontology）就深藏于存有之殖民性（the coloniality of being）中。

普雷西亚最近的新书《睾酮瘾者》（*Testo-Junkie*）对已经塑造了，性别化生成的当代技术（contemporary technologies of gendered becoming），的地形（the terrain），解释得更加清楚。约翰那·法特曼（Johanna Fateman）在《图书论坛（*Bookforum*）》对该书的评论中，将其描述为一部“引人注目的混合作品（arresting hybrid work）：嵌入在写给幽灵（addressed to a ghost）的性露骨服药日记（a sexually explicit drug diary）中的一篇哲学论文（a philosophical treatise）和文学敬意（a literary homage）”（没有进行编页 n. pag.）。这本书（the volume）围绕着普雷西亚多施用睾酮的仪式化实践（ritualized practice of administering testosterone）来布置（structured around），并且他对睾丸激素对他身体的影响的详尽描述（exhaustive accounts）与关于，药物提取和激素大规模生产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extraction and mass production of hormones）所造成的性别化主体性和性主体性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s in gendered and sexual subjectivity），的重要研究，交织在一起。自我施用睾酮的行为引发了对性别化存有逻辑（the logic of gendered being）的时代性转变（an epochal shift）的长篇沉思（a book-length meditation）。他的中心论点，就像哈拉维的一样，与一般本体存在论的转变（a shift in general ontology）有关。普雷西亚多探讨了作为后人类现象的性别（gender as a posthuman phenomenon），认为

性别在21世纪作为一种技术主体化的抽象机制（an abstract mechanism for technical subjectification）而发挥着作用；它是（it is）拼接的（spliced）、切割的（cut）、移



动的 (moved)、引用的 (cited)、模仿的 (imitated)、吞咽的 (swallowed)、注射的 (injected)、购买的 (bought)、出售的 (sold)、修改的 (modified)、抵押的 (mortgaged)、转移的 (transferred)、下载的 (downloaded)、强制的 (enforced)、翻译的 (translated)、伪造/篡改的 (falsified)、编造的 (fabricated)、交换的 (swapped)、按量服剂的 (dosed)、施用药物的 (administered)、提取的 (extracted)、感染的 (contracted)、隐藏的 (concealed)、否定的 (negated)、断绝的 (renounced)、背叛的 (betrayed) [...] 它变形着 (it transmutes)。(第129页)

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是接近开头，他描述了睾酮 (T) 注射施用的仪式 (the ritual of testosterone (T) administration)。在用药 (the dose) 几天后，他写道：

一种非同寻常的清澈明朗 (lucidity) 逐渐形成，并伴随着一种欲望的爆发，想在城市里到处性交 (fuck)、散步、外出。这是一个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与我的血液混合的睾酮的精神力量 (the spiritual force) 占据了前端地位 (take to the fore)。所有令人不快的感觉 (the unpleasant sensations) 都消失了。与思必得 (speed)<sup>8</sup> 不同，内部运动与激奋搅动 (agitation)、噪音无关。这只是一与城市节奏完美协调的感觉。与可卡因 (coke) 不同的是，对自我的认识感知 (the perception of self) 没有发生扭曲，没有多语症 (logorrhea) 或任何优越感 (any feeling of superiority)。除了反映着我的肌肉、我的大脑能力之增强 (the increased capacity of my muscles, my brain) 的有力量感 (the feeling of strength) 外，什么都没有。我的身体是存在于它本身上的 (my body is present to itself)。(第21页)

---

<sup>8</sup> 一种中枢兴奋剂。——译注

他用一个问题和一份声明来结束他对他施用T的经验的情感叙述（this affective account）：

今天我是哪种女性主义者：是迷恋上瘾睾酮的女性主义者（a feminist hooked on testosterone），还是迷恋上瘾女性主义的一具跨性别身体（a transgender body）？我别无选择，只能修改我的经典作品（revise my classics），让那些理论受到，服用睾酮的做法（the practice of taking testosterone）在我身上引发的冲击，的影响。（第21-22页）

作为一个迷恋上瘾睾酮的女性主义者，一个渴望其转变效果（transformative effects）的人，这意味着什么？鉴于我们长期以来拒绝生物本质论（biological essentialisms），淡化具有统治地位的技术科学叙事（downplaying the dominant technoscientific narrative），这些叙事已经将它们渲染成是性差异的确凿决定因素（factic determinants of sex difference），这意味着什么？血液和睾酮的生物分子亲密关系（the biomolecular intimacy of blood and T）所带来的物质转变（th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s）带来了哪些生活知识（lived knowledge）？我们如何尽力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转变了的地域（transformed terrain），即作为一个性别是什么，什么是有性别的（what it is to be and have a gender）的地域，以及理解被性别化这一纯粹事实（the mere fact of being gendered）如何使人直接相接触联系到（places one directly in contact with）这些形塑着——对肉身转变的生物分子制剂的研究和生产与消费（research on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biomolecular agents of corporeal transformation）——的跨国回路（the transnational circuits）？他写道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热的、作用于精神的（psychotropic）、朋克的（punk）资本主义。这种最近的改变（transformations）正在借由生物分子协议和多媒体技术协议

(by means of biomolecular and multimedia technical protocols) , 强加 (imposing) 给我们一套关于, 控制主体性的新式微观假体机制, 的总体系统 (an ensemble of new microprosthetic mechanisms of control of subjectivity) 。（第33页）

只要这些“控制主体性的微观假体机制 (microprosthetic mechanisms of control of subjectivity)”影响到 (affect) 性和性别 (sex and gender) ——例如通过激素注射 (hormone injection)、避孕技术 (contraceptive technologies)、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anti-erectile dysfunction pharmaceuticals) , 或网络色情带来的性欲情感的诱惑 (the solicitation of sexual affect) ——它们就作为他所说的“药学色情”制度 (a “pharmacopornographic” regime) 的一部分而运作。药物色情 (pharmacopornographic)一词, 普雷西亚多认为, 指的是“对性主体性 (sexual subjectivity) 的生物分子 (药物) 和符号技术 (色情) 的管制之过程 (processes of biomolecular (pharmaco) and semiotic-technical (pornographic) government)” (第33-34页) 。

普雷西亚多强调的不是后人类主体性的解放潜力 (the liberatory potential of posthuman subjectivities) , 而是赛博格本体论的泛化 (the generalization of cyborg ontology) 所带来的控制机制的扩散 (the proliferation of mechanisms of control) 。在药物色情时代, 技术科学 (technoscience) 被确立为一种霸权性的文化话语和实践 (a hegemonic cultur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 因为它作为一种“身体生产的物质-非物质装置 (material-discursive apparatus of bodily production,)” , 将“心理/精神 (psyche)、力比多/性欲 (libido)、意识、女性和男性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异性恋和同性恋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间性和跨性 (intersexuality and transsexuality)”从概念转化 (transforming) 为有形现实 (tangible realities) , 这些现实表现在 (manifest) “商业化学物质和分子 (commercial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molecules)、生物型身体 (biotype bodies)、和由跨国企业管理的可替换的技

术产品（fungible technological goods managed by multinationals）”中（第34页）。普雷西亚多接着进一步澄清了这种转变后的性别化具身体现之景观（this transformed landscape of gendered embodiment）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性质（the dizzying nature），他提出

当代技术科学工业的成功在于将我们的抑郁（depression）转化（transforming）成了百忧解（Prozac）<sup>9</sup>，将我们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转化成了睾酮，将我们的勃起（erection）转化成了伟格（Viagra），将我们的可生育性/不育性（fertility/sterility）转化为避孕药（the Pill），将我们的艾滋病（AIDS）转化成了三联疗法（tritherapy），而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先出现：是我们的抑郁还是百忧解，是伟格还是勃起，是睾酮还是男性气质，是避孕药还是生育，是三联疗法还是艾滋病。（第34-35页）

药品色情时代的标志是概念到产品的直接意义上的转换（the literal conversion of concept to product），是多价多意的、隐晦不透明的、甚至是不可言喻难以形容的现象，的商品化（a commoditization of multivalent, opaque, perhaps even ineffable phenomena）。性别变成了字面直接意义上的封装着的（literally encapsulated），就像性欲激起（arousal）、悲伤（sadness）、和内容物（content）一样。这种商品化的影响是多样的：在性别越来越漂离出（floats）出生性（birth sex）的表面虚假约束（the ostensible constraints）的同时，获得接触性别化生成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gendered becoming）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管制。只有某些主体能够以完全合法、受监督的方式实现性别过渡技术（technologies of transition）：我们这些有钱、有保险、居住在城市的人，同时能够接触到支持跨性/别者的人、代理（agencies）、和机构（institutions）。我们被迫与性别打交道（grapple with gender），不是

---

<sup>9</sup> 一种抗抑郁药。——译注

将其作为某种精神化的本质 (some spiritualized essence)、一种严格的社会建构 (a strictly *social construction*)、或一种是深柜或是公开的内在自我感觉 (an internally felt sense of self), 而是作为一种“性设计 (*sexdesign*)”的产物、一种经过策划的或强制执行的 (通常两者都有) 流通着的、有流动性的商品化生产 (*circulating, mobile commoditized production*) 的混合体 (*amalgam*), 这混合物是变得溶解入 (*dissolved into*) 身体, 变得与身体不可分割, 变成是身体的生产力 (*productive of it*) ——而不仅仅是被身体使用 (*used*), 这一说法将会预先假定 (*presuppose*) 在, 肉体性 (*corporeality*) 和在性别的编造中起作用的产物 (*the products at work in the fabrication of gender*), 之间有着一种坚定的划分 (*a firm division*) (第35页)。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时刻的? 从历史编学的角度来看 (*historiographically*), 普雷西亚多提出 (*submits*), 药物色情学 (*pharmacopornography*) 有“植根于19世纪的科学和殖民社会 (*the scientific and colonial society*) 的力线/概念联系 (*lines of force*)”, 尽管“它们的经济载体 (*economic vectors*) 在二战结束后才变得明显” (第33-34页)。他大量引用了内丽·奥次颂 (*Nelly Oudshoorn*) 撰写的性激素考古学 (*the archaeology of sex hormones*), 普雷西亚多记录了激素在20世纪初是如何被理论化的, 在跨国信息和产品交换日益增加的背景下, “根据信息理论的一种早期形式 (*an early form of information theory*)”, 这些东西的流动 (*whose flows*) 是由 (人力和其它) 资源的剥削性贸易的殖民载体 (*colonial vectors of exploitative trade*) 所决定的, (第158页)。居住在伦敦的医生欧内斯特·斯塔林 (*Ernest Starling*) 和他的妹夫威廉·贝利斯 (*William Bayliss*) 在1905年创造了“激素 (*hormone*)”一词, 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化学信使 (*a kind of chemical messenger*), 独立于神经系统, 在血液 (*bloodstream*) 中发挥着信鸽的作用, 在各个器官

之间穿梭 (flitting) , 传递零碎信息 (delivering bits of information) , 这些信息根据引起 (elicit) 肉体转变 (corporeal transformation) 和影响前认知的情感/情动 (influencing pre-cognitive affect) 而工作。他们的研究, 虽然以人类对象 (human subjects) 为中心, 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受惠于 (indebted to) 法国殖民地毛里求斯 (the French colony of Mauritius) 的公民、“器官提取物疗法 (organotherapy)”的创始人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德 (Charles-Edouard Brown-Séquard) 稍早执行的工作。这种治疗模式涉及到强烈的物种间联系 (intense interspecies connectivity) (这与当代的激素疗法不一样, 比如普雷马林 Premarin, 一种从母马尿液 the urine of mares 做成的结合雌激素 a conjugated estrogen) , 这么说是因为来自豚鼠睾丸 (the testicles of guinea pigs) 的提取物 (extracts) 被设想认为是“男人永葆青春和活力 (eternal youthfulness and vigor for men)”的关键, 并且“含有豚鼠卵巢提取物 (extracts of guinea pigs ovaries) 的药剂 (potions) 被用来治疗各种形式的子宫疾病 (forms of uterine disease) , 以及歇斯底里/癔症案例 (cases of hysteria)” (第155页)。基于动物研究的原型激素疗法 (Proto-hormone therapies) 也是斯塔林和贝利斯事业的关键; 他们对激素的发现是基于对狗进行活体解剖 (the vivisection of dogs) 的研究——这种做法不受反活体解剖活动家 (anti-vivisection activists) 的接受 (ill-received) , 但由于斯塔林和贝利斯已经通过了适当的许可机制 (the proper licensing mechanisms) 使他们能够执行这种手术 (procedures) , 因此这种做法在英国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贝利斯甚至起诉国家反活体解剖联盟 (the 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League) 诽谤罪 (libel) (并胜诉) 。

普雷西亚多和奥次颂都主张——我认为这么说是正确的——激素的发现预示着 (heralded) 在具身体现 (embodiment) 如何被理解这一方面的巨大认识论转变 (a massive epistemological transformation) , 以及关于身体能做什么 (what bodies *can do*) 以及对身体

可以用来做什么 (what *can be done with bodies*) 这一方面的巨大本体论转变 (a massive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导致激素的离析、提取和生产 (the isolation, extraction, and production of hormones) 的总体实践 (the ensemble of practices) 建立了在“妇科医生 (gynecologists)、实验室研究人员、制药工业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监狱、和屠宰场之间的第一个常规定期的生物材料贩运网络 (regular trafficking networks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普雷西亚多 第163页)。对普雷西亚多来说, 这意味着服用睾酮这一行为将他牵涉到 (implicates he in) 一系列位于经常是暴力的交换网络 (an often-violent web of exchange) 之中的后人类生成 (posthuman becomings)。他写道:

每当我给自己注射一剂睾酮, 我就同意了这份公约 (pact)。我杀蓝鲸; 我在屠宰场割断公牛的喉咙; 我拿走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的睾丸。我成为 (become) 蓝鲸、公牛、囚犯。我起草了一份合同, 据此我的欲望是由 (my desire is fed by) ——将活细胞转化为资本 (transform living cells into capital) 的全球渠道 (global channels) 提供的——并且我的欲望反过来向提供给他们 (and retroactively feeds)。(页码同上)。

激素研究之历史是梅尔·陈 (Mel Chen) 所称的跨实体化 (*trans-substantiation*)<sup>10</sup>的一个丰富的例子, TA用这个术语来索引 (index) 跨越人类/非人类界限的交换, “超越了亲密共存 (extend beyond intimate coexistence)”, 因为它们涉及“不仅是实质性的交换 (substantive exchange), 而且是物质的交换 (exchange of substance)” (第129页)。摄入激素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牵涉到跨实体化的过程中, 参与到与非人类动物的物质交换 (exchange of substance) 中。当然, 这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换, 因为在研究和生产激素的过程中所使用到的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在陈所称的“动物等级制度 (animacy hierarchy)”中的所处

---

<sup>10</sup> “transubstantiation”也有“化质说”, “圣餐变体” (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同时表现出面包和酒的外表) 等意思。——译注

地位要低得多，TA们更紧密地与死亡政治（the necropolitical）联系在一起，具有更强烈受限制的能动主体（more intensely circumscribed agency），在TA们的生成（their becoming）方面更无法行使某种程度的自主权（autonomy）（第2页）。<sup>11</sup>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陈对种族化在动物等级制度层次中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racialization within animacy hierarchies）的阐述（articulation），这阐述讨论了将非白人种族化与野蛮兽化纠缠联结在一起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长期遗产（the very long Eurocentric legacy of entwining non-white racialization with bestialization），最生动地体现在“那些与殖民主义战略和教育学（colonialist strategy and pedagogy）相联系的伪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话语（pseudo-Darwinian evolutionary discourses）中，这些话语将种系发生图（phylogenetic maps）叠加（superimposed）到了共时的不考虑历史上变化的在一特地时间点的人类种族类型学（synchronic human racial typologies）上，产生了将‘原始’人（‘primitive’ peoples）与前人类进化阶段（prehuman stages of evolution）简单的具有思想宣传性质的等同化（simplistic promulgating equations）”（第102页）。将殖民化和新殖民化主体（colonized and neo-colonized subjects）作为亚本体（sub-ontological）的建构总是与动物性（animality）有关（tarries with），总是与关于生命性（animacy）或活存性（liveness）的等级制度相牵连（implicated in），这些等级制度通过将上述主体（said subjects）的理性能力、能动主体之行动的能力（their capacity for rational, agentic action）置于怀疑论之下（under skepticism）来正当化（justify）对这些主体之身体的工具化（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he bodies of said subjects）。如果我们要全面了解当代药性色情的殖民根源（a full picture of the coloni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pharmacopornography），就必须探究

---

<sup>11</sup> 关于，这种授置于死亡政治的方式（this consignment to the necropolitical）是如何对非人类动物（non-human animals），特别是对那些被迫居住在工厂化农场（factory farms）的动物，起作用的，的出色讨论，参见斯特内斯库（Stanescu）的《超越生命政治》“Beyond Biopolitics”。



这些关于生命性的等级制度（these hierarchies of animacy）如何形塑医学科学研究和药品生产的协议（the protocols of medico-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审视药学色情时代的殖民根源是将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之间的当代断裂（the contemporary disjunct between transhumanism and posthumanism）进行历史化（historicizing）的一种方式。它生动地提醒我们注意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地缘政治分叉点（the racialized and gendered geopolitical bifurcations），这些分叉点生产了一小撮有资格享有权利、有权利/有选举权/公民权的主体（entitled, enfranchised subjects），这些主体参与（engage）生物改造（biological modification）来克服人类有限性和虚弱性（human finitude and frailty），按照TA们对自己超越式人类的理想化愿景（their idealized visions of the self-surpassing human）来轻松地塑造和变异身体（easily mold and mutate corporeality），而另一些人则发现自己被系统性地阻止（systematically prevented）使用技术、医疗、和科学程序（accessing the technologic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procedures），这些程序可以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宜居的生活（lead more livable lives），无论这些程序是以性别肯定医疗（gender-confirming medical treatment）、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reatment）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具有最低限度有害副作用的节育形式（forms of birth control with minimal deleterious side-effects）出现。当我们发展和完善对后人类性的描述阐释（accounts of posthumanity），来使我们习惯于（attune us to）生物学/生理与多重的人类和非人类行为主体的亲密交叠（the intimate imbrications of biology with multiplicitous human and non-human actants），并发展与这种对本体存在的重思（this reconsideration of ontology）相伴相处的（companionate with）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anti-anthropocentric ethics）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it behooves us）继续关注那些被利用来作为医学科学和技术创新（medico-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的

研究材料和劳动力的少数化主体（minoritized subjects），在这同一时间，这些主体也被剥夺了（robbed of）以具有相对程度的能动主体性来参与使用这些创新的手段（the means to engage these innovations with a relative degree of agency）。

####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1. *Bulletproof Exec.* N.d. Web. 8 Dec. 2014.
2. Butler, Judith.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rint.
3. Chen, Mel Y. *Animacies: Biopolitics, Racial Mattering, and Queer Affect*. Durham, NC: Duke UP, 2013. Print.
4. Dillon, Michael. "Intelligence Incarnate: Martial Corporeality in the Digital Age." *Body and Society* 9.4 (2003): 123–47. Web. 8 Dec. 2014. doi: 10.1177/135703403773684694
5. Fateman, Johanna. "Bodies of Work." *Bookforum*. Sept./Oct./Nov. 2013. Web. 8 Dec. 2014.
6. Felski, Rita. "Fin de Siècle, Fin du Sexe: Transsexual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Death of History." *Stryker and Whittle* 565–73. Print.
7.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Ed. David Bell and Barbara M. Kenned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03–18. Print.
8. Lopez, Iris. *Matters of Choice: Puerto Rican Women's Struggle for Reproductive Freedo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2008. Print.

9. MacCormack, Patricia. *Posthuman Ethics*. Farnham: Ashgate, 2012. Print.
10. Maldonado-Torres, Nelson. *Against War: Views from the Underside of Modernity*. Durham, NC: Duke UP, 2008. Print.
11. Nightingale, Rob. "Top Podcasts to Take Your Biohacking to the Next Level." *Make Use Of*. 9 June 2014. Web. 8 Dec. 2014.
12. "Nutritional Biohacking for Peak Experience." *Petra&Paleo*. 31 May 2014. Web. 8 Dec. 2014.
13. Oudshoorn, Nelly. *Beyond the Natural Body: An Archaeology of Sex Hormon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rint.
14. Preciado, Beatriz. *Testo-Junkie*. New York: Feminist, 2013. Print.
15. Puar, Jasbir. "I'd Rather Be a Cyborg than a Goddess: Becoming-Intersectional in Assemblage Theory." *philoSOPHIA* 2.1 (2012): 49–66. Print.
16. Sedgwick, Eve Kosofsky.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NC: Duke UP, 2003. Print.
17. Smith, Andrea. *Conquest: Sexual Violence and American Indian Genocid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2005. Print.
18. Stanescu, James K. "Beyond Biopolitics: Animal Studies, Factory Farms, and the Advent of Deading Life." *PhaenEx* 8.2 (2013): 135–60. Web. 8 Dec. 2014. doi: 10.22329/p.v8i2.4090
19. Stone, Sandy.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Stryker and Whittle 221–35. Print.
20. Strong, Winslow. *Biohack Yourself*. N.d. Web. 8 Dec. 2014.
21. Stryker, Susan, and Stephen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rint.
22. Vennare, Joe. "Hack Your Health: 6 Biohacks That Might Surprise You." *Daily Burn*. 7 Oct. 2013. Web. 8 Dec. 2014.

23. Wolfe, Cary.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0. Print.